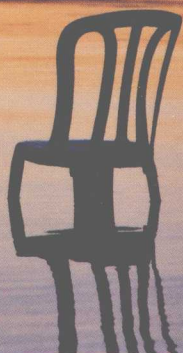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陆首次出版
日本第132届
直木奖
得主作品

第八日的蟬

直木奖得主
[日]角田光代 著

刘子倩 译



这孩子不属于我，但我可以给她更多的爱
就算坠入万恶深渊，我也要为她留住那片美好风景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直木奖得主

[日]角田光代 著

刘子倩 译

第八日的蟬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八日的蝉 / (日) 角田光代著; 刘子倩译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10
ISBN 978-7-5399-3431-0

I. 第… II. ①角…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025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0-2009-392 号

上架建议: 外国文学 · 长篇小说

“YOKAME NO SEMI” written by Mitsuyo Kakuta

Copyright © 2007 Mitsuyo Kakut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
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
Center, Beijing.

译本授权: 英属维京群岛商高宝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

第八日的蝉

著 者: [日] 角田光代

译 者: 刘子倩

责任编辑: 刘 霁

特约编辑: 吴成玮

版权编辑: 李彩萍

营销编辑: 尚 蕾

整体装帧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09年11月第1版,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3431-0

定 价: 24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0 章

握住门把。手心如握寒冰。那种冰冷，仿佛在宣告已无退路。

希和子知道平日上午八点十分左右，这间屋子会有大约二十分钟没锁门。她知道只有婴儿被留在屋里，无人在家。就在刚才，希和子躲在自动贩卖机后面目送妻子与丈夫一同出门。希和子毫不犹豫，转动冰冷的门把。

门一开，烤焦的面包、油、廉价粉底、柔软精、尼古丁、湿抹布……那些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扑面而来，稍微缓和了室外的寒意。希和子扭身滑入门内，走进屋里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明明一切都是初次见到，却像在自己家一样行动自如。不过，她并非气定神闲。心跳剧烈得像要从内撼动身体，手脚颤抖，脑袋深处随着心跳阵阵刺痛。

希和子伫立玄关，瞥向厨房后方关得严密的纸门。她凝视边角已经褪色发黄的纸门。

她并不想做什么。只不过，是来看看。只是来看看那个人的宝宝。这样就结束了。一切就此结束。明天——不，今天下午，她就会去买新家具找工作。把过去那段日子通通忘掉，展开新的人生。希和子再三这么告诉自己，脱下鞋子。她按捺想跑过去一把拉开纸门的冲动，只是转动眼珠环视厨房。中央有张小圆桌。桌上，残留面包屑的盘子、吐司的袋子、烟蒂堆积如山的烟灰缸、乳玛琳、橘子皮全都乱七八糟堆在一起。梳理台那边，排放着水壶、奶粉罐和捏扁的啤酒罐。生活气息的过度鲜明，令希和子几乎忘记呼吸。

这时，纸门后面，像是觉得差不多可以探探情况似的传来哭声，令希和子的身体猛地一僵。目光再次被纸门吸引。她一步一步，跨步踩过沁凉的油毡地板。她在纸门前站定，一鼓作气拉开门。窒闷的热气扑面而来，婴儿孱弱的哭声也随之涌现。

和室里铺着凌乱的垫被没有收拾。盖被掀开，毯子扭曲隆起。二组被褥的另一头，有张婴儿床。沐浴在透过蕾丝窗帘射入的阳光中，婴儿床看起来光辉洁白。电暖炉在床下发出红光。希和子踩过被褥走近婴儿床。婴儿手舞足蹈哭个不停。细细的呜咽渐渐变大。婴儿的奶嘴落在枕边。奶嘴前端被口水沾湿，闪闪发光。

希和子的脑中嗡然响起刺耳的金属声。婴儿的哭声一高，金属声也同时变得响亮。二者混为一体，希和子感到婴儿“哇—哇—哇”的哭声仿佛发自自己体内。

平日早上，妻子会开车送丈夫到离家最近的车站。她从不带婴儿去。希和子猜想，一定是因为婴儿在睡觉，时间又短，所以让婴儿睡着就这么出门了吧。实际上，做妻子的十五至二十分钟后就会回来。所以，希

和子本来只打算看看安静入眠的婴儿。她以为只要看一眼，应该就能对一切彻底死心了。她并且打算，看完之后不惊动婴儿就蹑足离开。

现在，婴儿在婴儿床里哭得满脸通红。希和子像要碰触炸弹，战兢兢伸出手。手掌从穿着毛巾布衫的婴儿肚子探入背后。正欲这么抱起的瞬间，婴儿的小嘴往下一撇，仰望希和子。婴儿清澈纯真的眼睛看着希和子。睫毛被泪水沾湿。含在眼中的泪水倏地滑落耳朵。然后，明明眼中还含着泪水，婴儿却笑了。的确是在笑。希和子浑身僵硬、动弹不得。

我认得这孩子。这孩子也认得我。不知为何希和子如此暗想。

把脸凑近，近得足以令那双干净的眼眸映出自己身影后，婴儿笑得越发开心。扭动着手脚，嘴角流下口水。缠在婴儿腿上的毛毯滑落，露出那双小得惊人的脚丫子。趾甲宛如玩具，白皙的脚底想必连泥土都没踩过。希和子把婴儿抱在胸前，将脸埋进那细软蓬松的头发中，用力深吸一口气。

好软，好暖，软得可以轻易压扁，却又有种绝对压不扁的强壮坚硬。如此脆弱，如此坚强。小手黏糊糊地触摸希和子的脸颊，湿湿的，但还是好温暖。不能放手，希和子想。如果是我，绝对不会把孩子一个人扔在这种地方。由我来保护。我会保护你，免于一切痛苦、悲伤、寂寞、不安、恐惧、煎熬。希和子已经无法再思考任何事。她像念咒般不断喃喃自语。由我来保护，保护，保护，直到永远。

怀中的婴儿，依旧对希和子微笑。宛如嘲弄，宛如安慰，宛如认同，宛如宽宥。

1 章

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

解开大衣纽扣，裹住婴儿抱起，我没命地往前跑。完全不知道跑到哪里，脑袋一隅却冷静地想到，如果朝车站去或许会撞上那个女人，于是脚自动往车站的反方向跑。看到甲州街道这个路标，我朝着白色箭头指的方向加快脚步。一发现迎面驶来的计程车是空车，立刻反射性地举手。

我钻进后座，这才发觉自己无处可去。后视镜里，只映出司机偷窥我的眼睛。

“去小金井公园。”

我说。计程车驶出。转头一看，陌生的街景安静地渐渐远去。罩着大衣的婴儿，开始微微挣扎。哦，好乖好乖，宝宝最乖了。这种话自动脱口而出，令我吃了一惊。哦，好乖好乖，宝宝最乖了。我再次重复，

轻抚孩子的背。

路上塞车，计程车停下来动弹不得。本来一直哼哼唧唧哭闹的婴儿，开始含着大拇指打起瞌睡，又倏地回过神睁开双眼，发出细声打算哭泣，但昏昏欲睡的双眼旋即翻白。种种念头逐一浮现我的脑海。得去买尿片。还得买奶粉。得决定今晚睡觉的地方。这些念头才刚冒出，还来不及整理思绪，就已被更多新冒出的念头取代。

该做什么呢？我现在，该做什么呢？越是拼命思索，不知为何反有睡意袭来。我像婴儿一样昏昏欲睡，直到轻搔鼻尖的柔软触感令我赫然睁眼，连忙抱紧带着奶味的婴儿，就这么再三重复。

“停在公园入口吗？”

司机用毫不客气的平板语调问，我瞥向车外。

“麻烦你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右转。”

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。一大清早的，如果去公园一定会惹人怀疑。还是在住宅区随便找个地方下车比较明智吧。

“请在下个转角，那栋房子前面让我们下车。”我说得好像那栋房子就是目的地，付了车钱。接过找的零钱，说声谢谢，我含笑下车。连自己都惊讶居然挤得出笑容。

确定计程车已消失后，我才走回刚才计程车开过来的那条路。就这么沿着街道步行，寻找有无商店已开门营业。在写着关野桥的路口转弯。零零星星有商店出现，但铁门都是拉下的，我走了一会，又回到公园。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脱口说出小金井公园这个字眼。是因为以前和那个人来过吗？

早晨的公园，冷清闲散。只有穿运动服跑步的人，以及带狗散步的

女人。我在靠近入口的长椅坐下，看着熟睡的婴儿。微微张开的小嘴，缓缓淌下透明的口水，我用自己的手指抹去。

当务之急，取名字。对，名字。

薰。这个字当下浮现脑海。这是我以前和那个人决定的名字。我们挑出一些无论生男生女都适用、响亮好听的名字，从中选择了这个字。

“薰。”我试着喊熟睡的婴儿。婴儿的单边脸颊，猛地抽动。宝宝知道，是在喊自己。

“薰，小薰。”我开心地喊了又喊。

我等到快十点才离开公园。回到刚才走过的马路，走进开始营业的药房。我浏览陈列纸尿裤、湿纸巾以及奶粉的架子。奶粉和奶瓶都有卖，但就算在这里买了，我也不知该怎么泡牛奶。我蹲在货架前，正忙着看奶粉罐上的说明，薰开始不停扭动，还呜咽着发出孱弱的哭声。我慌忙起身，轻轻摇晃薰。我轻轻拍背、抚摸，把脸凑近低声对薰说话。没事，没事的，小薰。薰不仅没停止哭泣，反而越哭越大声。

“怎么了，要喝奶？”

听到有人出声招呼我转头一看，身穿围裙的大婶正把脸凑近薰。

“朋友托我帮忙照顾小孩，可是怎么换尿片和喂奶都没交代，她就出门了。”

我情急之下说。大婶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：“要买哪种，这个行吗？”她从架上取出奶粉罐和奶瓶，走进里屋。这是一间老旧的药房，我望着蒙尘的蚊虫止痒药，轻抚哭个不停的小薰背部。持续的哭声，令我的脑袋逐渐空白。我本来，是打算做什么来着的……

“这年头的年轻人真是的。”大婶拿着装了牛奶的奶瓶，从里屋走出

来，“把自己的玩乐看得比小孩还重要。上次报纸不是也有写吗？亲生父母活活打死小孩，在我们那个时代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。”她用若是自言自语未免太大声的音量说着，一边从我怀里一把抢去婴儿。“哦，乖乖，乖乖，肚子饿饿是吧？”她柔声安抚着，把奶瓶抵在薰的嘴上。哭泣的薰，摇头抵抗了一阵子，最后终于含住奶嘴，睁大双眼，一脸认真地开始喝奶。

“今天一整天都是你照顾？关于奶粉的分量，这上面写着，每隔三四个小时，我想想看哦，一天大概喂四次奶，记得喂完要让宝宝打嗝……拜托，怎么连你也一样的表情。”

被大婶取笑，我才发现自己死盯着薰，慌忙也笑了。我付了钱，道谢后走出药房。把塞满东西的塑胶袋挂在手上，抱着婴儿，沿路不停换手拿行李就这么回到公园。我走向公厕，但里面没有婴儿床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找张空的长椅，让薰躺下轻轻脱下尿片。纸尿片已湿透了，我用湿纸巾仔细擦拭光滑的性器，套上新的尿片。

喂奶和换尿片的动作，都已在我脑海中不知重复过多少次。我在脑海里替幻想中的薰喂奶、换尿片、洗澡、哄她入眠、逗她开心。

照顾婴儿的经验我也有。学生时代的好友仁川康枝生下女儿时，我去她家做客帮忙照顾过宝宝。换尿片，喂奶，哄宝宝睡觉，抱在怀里安抚。我总是一边回想当时的触感，一边照料幻想中的薰。所以照理说应该做得得心应手，但仔细套上的纸尿片，却在大腿根处挤到一块，只好撕开胶带重新粘贴。

康枝。

我抬起头。蔚蓝如洗的冬季晴空一望无垠。对了，康枝。还有康枝在。

明知那是不可能，但我觉得一切问题好像都在瞬间解决了，我抱起薰，举得高高的，薰再次发出细小的咯咯笑声。我试着将那双互相摩擦的小脚丫贴在自己脸上。冰凉沁肤。

薰。我的薰。已经没事了，放心吧，我对薰说。也许是听懂了我的话，薰含笑俯视我，吸吮手指。

在公园前搭乘开往中央线车站的公车，前往新宿。在新宿的百货公司买了抱婴儿用的婴儿背带和毛巾被、连身婴儿服和婴儿内衣，又在另一个楼层买了旅行袋，钻进厕所。替薰换衣服，把行李改装进旅行袋。

我在百货公司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康枝。好久不见！康枝接起电话就如此兴奋尖叫，我问她现在可否去她家玩。

“好啊，你来呀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康枝语气开朗地说。

“跟你说哦，我不是一个人。”我也尽量音调高亢地说。

“啊？不是一个人？”

“康枝，你听了可别吓了一跳哦。我啊，现在是妈妈。我当妈妈了。”

“啊？真的？什么时候？天啊，你想吓死我啊。你怎么都不说一声……什么时候，你几时生的？天啊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抱歉，我没铜板了。待会见面再聊，我要去搭电车了。”

我打断高声问个不休的康枝，挂上话筒。

我们搭乘总武线。薰心情极佳，不断对坐在隔壁的年轻男人微笑伸手。我看男人似乎很困扰，于是每每握住薰胖嘟嘟的手臂制止。小小的五根手指，牢牢反握我的手，薰一脸茫然地仰望我。

我们在本八幡下车。前往康枝公寓的路上，我再三反刍到时该说的话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如此告诉自己。最后一次去康枝家，是我

辞去工作的前夕，所以已是一年前的事。从车站通往轨道边的那条路，变得远比记忆中热闹。有药房、唱片出租店、花店、速食连锁餐厅。

康枝已在公寓前等候。她一看到我就挥手跑来，凑近检视薰。哇，哇，好可爱哦，你居然当妈妈了！她一边尖声嚷嚷，一边用比我牢靠的手势抱起薰。薰皱起脸迟疑着要不要哭，呜地张开嘴，但表情就这么定住，清澈的眼睛一直凝视康枝。

“美纪呢？”

我问。

“在外婆家。”她回答。康枝的母亲本来独居横滨，现在好像搬到附近先建后售的成屋。“她有时会帮我带小孩。不过就算我不拜托她，她也会自动来接小孩。”康枝笑着说，“宝宝叫什么名字？是女生吧？”她凑近看薰。

“我叫做薰，以后请阿姨多多指教哦！”

我故意用童言童语，康枝笑了，薰也跟着咧嘴笑了。我的心情略宽。来这里果然是对的。

康枝家在八层公寓的五楼，比我以前来访时多了不少东西，感觉上变得很杂乱。和室纸门上有涂鸦，四处散落故事书及玩具娃娃屋。

“买时是刚盖好的新房子，但是毕竟已住了五年。那家伙，叫他戒烟他也不听。美纪现在又成了天才壁画家。”

仿佛看出我的想法，康枝一边拿拖鞋给我一边笑言。

“呃，康枝，我想请你帮忙。”我在沙发落座，说道。

“要我帮什么忙——”好像正在厨房泡茶的康枝，拉长了音调漫声

发问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才开口。

这孩子不是我生的。我交了男朋友……这是他带来的孩子。我跟他，现在同居。不，是曾经同居，直到现在。他太太爱上别人，丢下这孩子离家出走，所以，他带着薰来投靠我，但他跟太太还没正式离婚，所以，本来打算等他们办妥手续，我们就结婚。可是，他对这孩子动粗。好像是因为酒越喝越多，于是就……所以，我就逃出来了。我打算继续逃下去。康枝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所以请你帮帮我。

我一口气说完。拿着红茶茶杯从厨房出来的康枝，连杯子都忘记放到桌上就这么专心倾听。悄然无声的客厅里，只闻薰的咿呀儿语。

“希和，你那个男友，该不会，是那个……”

康枝这才想起来似的把红茶放到桌上，语带顾忌地说。

“怎么可能。不是啦，那种人，我早就跟他分手了。”

我想起来了。我跟他的事，就像学生时代一样，当时我一五一十都跟康枝说过。后来电话中的内容越来越沉重，讲电话的时间也越来越久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美纪才二岁。康枝要做家事又要带小孩想必已经够累了，却还耐心听我倾诉直到我主动挂电话。但是最后，康枝却叫我别说了。“我听不下去了。如果你要讲那个人的事，就别再打电话来。”脾气温和的康枝，难得用如此强硬的语气说话。当然，那不是因为她累了，而是替我着想，这点我直到很久之后才想通。

“啊，太好了。那个人，真的太烂了。不过，你说要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如果不喝酒时还是可以沟通吧？我想你们好好谈一谈应该还是有希望。”

我凝视康枝。拥有自己的坚定想法，并且试图坦白表达的康枝。

“虽然你说他喝了酒就会动粗所以才逃出来，但这样下去你打算拆散那孩子和父亲吗？那样小薰太可怜了。”

我想起学生时代，有个教授边抽烟边讲课，康枝立刻站起来抗议。康枝说的话永远是对的。那个教授，最后再也不敢在我们班抽烟。

一瞬间，我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。我们的脸上还有青春痘，眼前是写有艰深法语没擦干净的黑板，走廊传来热闹的喧哗，窗外绿叶繁茂的水杉沐浴在溶溶阳光中——回过神才发觉，我哭了。我弓背把脸埋进两腿之间，泪水潸然滑落。

对不起，康枝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已经不能回头了。康枝仍如往昔丝毫未变，我却已回不去那个时候了。

“拜、拜托……我又没叫你回去。你想在这儿待多久都行。只是，你不能一直逃避。等你心情平静了，还是回去好好讲清楚吧，啊？毕竟爸爸妈妈和小薰一家团圆才是最好的办法。”

爸爸妈妈与小薰。我无法抬头。我试图将反胃欲呕的呜咽用力咽下，心口反而起伏得更加汹涌，眼泪鼻涕哗哗直流。

“啊，美纪小时候的玩具，还有衣服之类的，都分送给朋友的小孩，已经没剩多少了，不过还有一点，待会我从壁橱找出来给你。你想在这里住多久都行。不用在意我家那口子。你看，这玩意，你知道吗？是去年上市的电动玩具。去年圣诞节他熬夜排队买回来的，很难相信吧。那家伙，每天一回来，就一直玩这个。他已经成了家里的摆饰品，中看不中用。所以你用不着顾忌他，我也很高兴多了个伴陪我说话。好了，希和，别哭了啦！”

康枝语调仓皇地安抚我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一边勉强挤出声音这么说，一边在心里下定决心。

我绝对不能给这个人惹麻烦。我该接受的惩罚绝对不能让这个人为承受分毫。所以，绝对不能说出真相。即使再怎么痛苦。

晚上，康枝的丈夫重春，买了豆子回来。我这才想起今天是节分^①。重春戴上纸做的鬼面具撒豆子，薰涨红小脸哇哇大哭，最后连美纪也哭了。

重春比以前胖了一些。父母子女共有的平凡生活，想必就是如此吧。正如康枝所言，重春一吃完饭，就一直坐在电视机前打电动。

二月四日

把薰交给康枝照顾，我在午后离开公寓。搭总武线到吉祥寺，换乘井之头线。明明是昨天早上走过的路，却似截然不同的街景。身体轻得奇妙，仿佛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确信一切必然都会很顺利。

然而当我越接近昨日尚在居住的公寓，心跳就越快。警察团团包围公寓的情景，一再浮现脑海。今早，我在康枝家，把早报一字不漏仔细看过，报上完全没提到昨天的事。所以应该没问题，我硬生生抹去脑海自然浮现的情景。昨天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报纸刊载的事件，我如此告诉自己，加快脚步走向公寓。

开锁，进门。四个月前才刚租的小套房，还像陌生房间般迎接我。

①节分是指季节变换时分，特指立春的前一天，这天傍晚按照习俗会撒豆子驱鬼。

我打开房间本身配备的鞋柜，抓起那叠放在空旷架子中段的文件。我蹲在玄关，取出房屋中介公司的信封，走进屋内。我拿起扔在地上的电话筒，试着“啊”了一声。确定声音没发抖后，我按下号码。

“我是天空公寓102号房的住户，野野宫希和子。”

没问题。我既未发抖，也毫无异样。啊——您是天空公寓的住户。野野宫小姐。是是是。是个殷勤的男声。

“对不起，家父忽然病倒，我必须立刻回老家……”我想起同样内容的话，一年前也曾说过。甚至还想起当时并未说谎，声音却抖个不停。因着不安、愤怒，以及绝望。

“就算现在搬家，但您是今天才通知我们，所以还是得收您下个月的房租，可以吗？”房屋中介商问。没关系，我回答。“那，等您决定好搬家的日子，请过来一趟。还有些手续要办。到时请把钥匙带来。”

“请问，不能用邮寄的吗？我必须尽快赶回去……”

“对，邮寄有点不妥当。但我也知道您有苦衷。总之，您应该不是这两天就要搬走吧？我先把文件寄过去，请您先看一下。”

这是不用付押金和礼金^②的套房，结果却这么啰唆，真烦人。

“我知道了。等我决定好哪天搬家再通知你们，到时我会去你们公司。”我根本没这个打算却如此说完，挂上电话。

我从梳理台下取出垃圾袋，把室内的东西一样不漏通通塞进去。毛巾，洗脸用品，拖鞋，电锅，手提式收录音机。幸好我没有什么大件家具。棉被塞不进垃圾袋，我用绳子绑住。把几乎空无一物的小冰箱插头

②在日本租屋按规矩要先付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押金和一个月礼金。押金可退但礼金是不退的。

拔掉。冰箱和棉被该丢在哪里呢？公寓前的垃圾集中场，常有住户不遵守丢垃圾的日子随便乱扔东西，所以放在那里就好吧？只要丢的时候，小心点别让人看到就行了。

我在此度过的生活片段，塞满五个垃圾袋。我从门上的猫眼往外瞧，确定没有人影后，便把垃圾一一拿出来丢。二楼的住户下楼来了，我慌忙躲回房间屏息噤声。其实没那个必要，但我却连大气都不敢出直到完全听不见他的动静。

我拎着旅行袋，漫步在吉祥寺百货公司的儿童用品卖场。但我不知道该买什么才好。有尿片，有奶粉，温度计和棉花棒想必也该买着备用。

赫然回神，才发觉自己正在看堆满粉彩童装的专柜。我摊开连身衣，叠起小小的牛仔裤，望着价钱等同成人服装的时髦毛衣。我突兀地想起，二年前也曾如此走在这个楼层。那时我对以往必逛的女装卖场不屑一顾，笔直走来这里，拿起像洋娃娃穿的小衣服，忽而摊开忽而举高检视。嘴角还挂着笑容。

不由自主地，我好想趴在小衣服堆里埋头痛哭。我告诉自己，再也不用哀怜那时的我了。根本不需哭泣。因为薰已回到我身边。

我买了内衬毛里的连身婴儿服、围兜和婴儿内衣、消毒器和瓶装离乳食品、毛巾布做的小鸭子。总计一万六千元。又在地下楼买了给康枝一家的蛋糕，二千五百元。

银行里，还有将近四千万的存款。父亲过世时的保险金，以及父亲留下的存款，加上自己工作时存的八十万，大约是这个数目。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，但直到昨日为止，那个金额其实没什么意义。顶多只意味着我可以不用急着立刻找工作。可是现在不同了。我要用那